



濟美堂集目錄卷之三

賀大中丞吳南洲晉南京工部侍郎序



贈叅伯李梅臺陞戎政都御史序

贈司馬中丞蒂川劉公平寇序

贈方伯三川劉公陞南京兆序

贈叅伯泗橋陶公擢福建按察使序

贈耿叔臺擢河藩左叅序

贈憲副王白厓入 覲序

贈賀少龍擢廣西按司副使序

贈潘雲麓擢楚督儲少叅序

贈許東水擢廣東少參序

贈陸敬齋侍御奏績還 朝序

贈臺長鄧純吾按粵事竣還 朝序

刻二程粹言序

朱簡齋公奏議序

廣西陽明先生祠致祭文

祭魏國公文

祭座主呂期齋相公文

祭張鳳磬相公文

祭大司空朱鎮山宗師文

祭南大司馬陰月溪文

祭南大司馬郭華溪文

祭大司馬陳文峯文

祭南大司寇王鳳洲文

奠太常王麟洲文

奠座主僉憲詹範川文

祭盧星野宗師文

祭孫太夫人文

祭張太夫人陶氏文

祭王大夫人景氏文

祭呂師母夏夫人文

祭鄧母太孺人文

祭姊陳母太孺人文二篇

雜著

存應篇贈徐東臯別駕

北岡漫藁序

荅陳季立論一貫

志對

洗心說

弘毅說

濟美堂集卷之三

賀大中丞吳南洲晉南京工部侍郎序

萬曆十五祀之春詔考京朝吏更置諸大臣於是
留都缺少司空以聞 上特遴粵西御史中丞南

洲吳公任之往余自西遷也公寔代余有交承之

誼總制居東若分陝然軍國大事責在疆場居常

便宜策利害當否惟公是咨報至公當行余悵然

若失顧公方以宏才結特知駸駸嚮用良欣艷之

乃肅一介爲賀曰公之勞苦於西也三年矣乃自

西陲多事建開府迄今乘二十禩民未息肩是當

五嶺右偏谿崙深阻蔽箐櫛比草食鳥言之民瘼
羈易動志所稱民三盜七蓋其凡也禁網踈濶百
弊蝟興毘邑之吏鹵莽爲政習用益媮地方磽瘠
罕積聚惟正不足以供軍興率借資他藩故自

國家置撫臣監方伯而粵西難之難者也公蓋三
仕粵西備兵古田詰戎陳臬屢著奇勩遷右轄綜
餉徵發拮据助勦不遺餘力及其晉中丞也不啻
輕車熟路視之於是視躬肅憲察俗劑宜已薄責
薄歛苴窳撻蠹手批口量峻防緝圯禁宗藩之表
號者繩羣吏之虎而冠者鋤勇酋之出柙才屬有

水旱之災爲酌損益集轉徙民不知無歲蓋興利
若流濕爬疵若振落蕙戶寡人若沐之以春雨而
上豪中猾則濯之以秋霜矣甲申府江不諱余與
公驛奏以聞有 詔急擊勿失余殿茲東土勢難
遙度凡軍興調度率倚辦于公公宵籌晝咨出秘
矢奇厚集狼土漢達批亢扼險我師騰呼虎哮猱
擲而餘黨之在四郊者皆縮頸吐舌自縛投款部
中悉定余亦蒙成用微 天賚寔公以也憶余在

西時頗亦展其四體少效綢繆之微勞卒無能布
德意以周境內而公之在事規隨畫一相與張旣

怠飭未周彌縫其闕失比及三年疆事大治嘗私以窺公襟抱廓霽無所不容遇事解節中膏不失累忝於法家言能橫佚誦之嘗慮刑東粵平反數十百人至今著爲令無能更焉自起家身所更踐操刃理焚蓋尠有虬結盤錯者誠所謂樞筦綱紀之臣哉今上念公什九在外不欲重煩戎事乃始晉爲南少司空是在公之勞於西爲久其得遷爲遲然在西人徼聖天子之惠得公滿三載以覆露之則公之有造西土者亦旣弘矣國家兩都並建部寺垣司大都視成周洛邑貳卿之復

上始采廷議行之公昔都京兆視衡三尺不減趙張人人想望風裁舊矣今得公之重而臨之以儀刑百司檢察非法一時人士且翕然顧化坐令畿輔首善復觀國初之舊是周公之所以營洛而申伯之所以入謝也豈非當宁簡任至意哉不然以公敷盭助勞亦旣有年超躋大拜諒非速化而胡令且南也不佞幸公偶亶其濟以無虞封圉今當別去何能一言以爲公贈顧古之純臣不以去而忘規則居者於行者實有殷望不知公何以教予哉

贈叅領李樹臺陞戎政都御史序

今天子四十二年秋九月剪酋入薊薄通州京師戒嚴上厪宵旰憂旣詔逮撫臣易置之復以內兵未耀咎在王者下其議曰拘常格不足以得非常才茲一二佐戎未稱任使其博采可者以聞於是諸公卿大臣皆言山東李公才疏上而公以楚藩叅政入爲僉都御史協理戎政故戎政以兵貳今從中丞誠重之也部使旣至楚公乃藝香北面稽首而拜命趣裝告行於時同官楚者咸治觴觴公曰是召也榮矣抑足稱難哉我國家營

兵之設離爲七十二衛總而三營已又析爲十二已復爲三制蓋數變矣卒不免於蠹且敵而善是職者至罕觀焉然其患莫甚於虛兵又病羸也夫謂虛兵者兵具而無其人有其食也無人而有食是其食必有私之者矣彼執籍而覈之蟻聚鳥散靡可猝詰法而按之則梗不可施也乃其存者率又罷弱不任旌鼓亦唯糜廩無以雄敵治內之指不其遠與故以爲難也在釐而正之者什其五六焉振厲者什其二三焉語曰拯溺者濡是唯公哉小子華曰事有幾智則乘之務有時謀則赴之今

世持文墨議論大言無當獵取聲譽以之干寵徼榮庶幾矣一不幸有郊圻之警欲以發舒志意仗鉞定功其道無繇也始李公第進士爲行人名墜然起時令嬖姻速化如登越瑟於清廟安足疑者顧獨遂巡晦縮就一計曹穉清華弗居也及有事邊薊歸言虜情兵狀山川斥埃夷險甚具一時聲動薦紳間稍稍徹宸聽矣後公出居藩臬十餘年所而虜警再至乃召公入公故博大剛明卓軼豪杰之業與持文墨罷故常者既異乃又秉獨出之智建石畫之謀穎見劍施斯非其會哉故曰御

者使人端射者使人恭語形便也且今之饗兵廩以克私橐消耗什五獨非儋祿王朝者乎彼其習見戈馬休閒以爲林林之衆隊逐營趨秣塞故事無益虛實之數肘掣而唇稽之不甚顧忌乃茲烽火內燭至勤 聖慮誠臣辱之時耻壘枕戈之日非大恣睢冥惇孰不却思內媿前日之非以拱聽於新戎政者也矧中丞於法無所不得問而 國之大事莫先於戎託重之意蓋有在焉李公以其忠猷洞然 君上之知而精誠摛注已前信乎羣志則事權集矣事權集則華氣震華氣震則尊俎折衝而 國家之勢奠於九鼎惡覩其爲難也或以前此宣大缺撫臣 上嘗降手札問公名乃未遽用今始召謂何曰漢宣於望之已識東海蕭生矣雖屬以爲相而馮翊之行再於平原所以嘗於事而見功也此 明主用人之微權與藩長三川劉公授簡命序遂僭書之以贈公之行

贈司馬中丞帶川劉公平寇序

嶺以外介在南服多罅阻巨海瀕其東南環而治者數十郡縣風潮迅蕩奸宄所憑易爲寇攘蓋自昔多變之國也非得文武材有威惠可畏懷者則不易以敕定始曾酋起海上一逋倖耳山谷亡賴轉相和應剽氓生植以自雄郡縣長吏不蚤制機牙醞釀其毒延駝內地至憯矣事聞下廷臣僉

謂非今兵部侍郎帶川劉公莫可往鎮者疏名上請遂以公爲都御史兼侍郎總督兩廣福建軍務會師討之是時兩省將吏勢分進止機宜未知所

出公至則申約誓師以十事布兵間而以厚賞裕積糧餉禁接濟踈行之於是閩廣師皆集巡撫熊公自廣駐潮州塗公自閩駐漳州而征蠻俞將軍李郭二驃騎將軍咸受命從事於漳潮島瓊之間士卒聞賞饋日至飽嬉而賈勇皆不難以歿力搏戰六月丙子征蠻合李將軍兵敗賊於銅山甲申追戰於柘林庚寅又戰於蓮澳皆大破之賊亡死什六七南遁馬耳械殫食盡求濟奸人而畏公交通之誅莫有應者郭驃騎迺督偏師一鼓擒之致之戲下分撲餘黨東土迺平公獻狀 聖心嘉悅

晉公秩其餘爵賞有差於是西粵吏士聞之皆動色相慶以爲是役也非獨以戡亂蓋有銷萌奠安之功焉粵當嘉靖中山海盜數起勞將士誅伐物力大誦民噍然忘生而腹削之今日搖吻之曾賊再變羣思起而從亂此東南阨本也公一舉而紓宵旰憂雪生民憤弭反側䟽壅塾導康利釋戈鋌爲閩粵貽世世安古所謂社稷臣者非耶夫社稷臣者入而謀弼道居衡鼎出而匡定功表疆場中外詎有常也昔周公東征召伯南國方叔采芑山甫城齊豈其獨居朝著而以爲賢哉公之晉

貳本兵蓋自薊鎮入也居中調度矣廼 天子閔
南土念非重臣出而莅之則無以奠遠人明威德
於是節鉞再授儻亦周召方仲之意乎蓋公剔歷
旣深文武經畧若運之掌股前後三備兵及今開
鎮者四功在南北不可勝道而華則閩人也常聞
閩父老所爲頌公者公來鎮閩倭方熾卽多益賦
厚徒旅孰非宜者廼公獨首䟽言閩兵食浮蠹甚
而民苦貧誠爲閩計請莫若求兵於兵求食於食
也於是縮兵老弱之食以多予壯士而蠹食者亦
盡去民幸休其餘力得不亡徙卽寇來公卽督所
練士親冒矢石出擊累奇捷終不欲多費財募士
以苦民云或曰公在西浙著海防議意多類是用
以窺仁人弘濟之所存其不專於武成如此且日
典政本以衡加天下可也豈其覆露於一方之氓
諸寮吏以華職在學校宜與聞獻馘飲至之事授
簡使書之謹次其語爲賀

贈方伯三川劉公陞南京兆序

自昔名世之臣所以依風雲流駿業者豈易致然哉惟天欲有以厚屬之則必淬練其經世之用而夷沮勞逸遁相禪軫甚或以損爲益莫可膠測玄樞所司何微眇也以余觀於三川劉公蚤齡登第推廣平卽聲光灼灼伏一時以陟銓部薦歷四署七年而始柄文選公旣在署久凡時之卿屬岳牧皆嘗揣摩而度量之取諸胸中若別蒼素分四方雖百舉罔一失也是時建安李公爲冢宰亦雅志清宦路而公趯然承之每有可否卒歸於正然大

不便於貴要人公亦自謂盛氣方溢猶駕堅楫奔
蹕乎烈風震濤之中恃彼之來而不吾敗也既擢
冏卿貳會自陳忌者竟得出公外藩無幾微動意
色然公由參議大叅又觀察正副皆在山陝則又
斤斤日奉其職輦弊起務惟所注措而居之若一
凡五陟而爲楚左使蓋至是八年於外矣盡更天
下之故曲媚民情之隱上天處公以此安可謂無
意也在楚適 新藩奏討土田初下有司羣議莫
可決者公據理擘畫以紓民困而定長策功爲最
鉅它美誠衆未可縷指之矣頃 聖天子慎飭有

位以振起事功每召方岳長貳入叅左右而楚以
梅臺李公爲戎政中丞永石張公爲大理永茲公
復入爲南大京兆旬月 簡命三被於楚甚盛初
諸大夫皆知公且必擢宜遂肩重履樞或開府一
方釋 天子外顧憂及有是命咸謂處以閒佚非
所以寃宜其材能愚華竊以此正深知公而大用
之也夫人臣結髮事主惟義之從時有順沮事有
劇易出入內外乃以均勞南都稱 國家根本之
地猶周豐鎬漢西京也光宅遠馭宜有所重昔周
公在內召公分陝巡行南國江漢汝墳遵化周道

燦然大行詩人歌之方今西北薊遼諸邊困於戎馬而轉輸供億半出江南乃如畿輔數大邑民無完土久矣往脫巾之變雖賴莫輯而閭閻隱鬱之情豈盡蘇鬯橫目睚眦之衆豈盡衰止則留都之可軫念者豈微哉故幹局之任才者勝之疏剔之略敏者效之至於爲國家實元氣銷未萌鞏苞桑之業非有弘受練識如公者疇當之哉今夫樹誠碩然蕃條蠹中則場師憂之矣天下誠安然脩外虛本則哲士患之矣誠使根本固內地民恒飽卽南北交警豈六師問罪賞罰有經餽餉靡乏雖殷之三年周之六月不害稱治而天下可晏然無恐故是行也而謂以閔佚處公殆非所以表隆眷明天意也天惟大用之故先有以厚成之而公且厚施之則位益尊勛益崇所以繫天下之本者又自有在華也惡足寃其用哉於公之行爲述上天生材之意以告於諸大夫咸以爲然遂用華言爲之贈

齊美堂集卷之三

贈叅伯泗橋陶公擢福建按察使序

夫談理道者標顯聲施取效至博猶必考信本始明之於躬行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聖人不垂難能之訓不期難成之功取諸躬以率之至易且近也今天下按察之司以提刑名也其爲使非止提刑也百司所臧否舉刺好惡興罷惟其使得專焉委裘振領應感之勢則爾也愚往聞長老言成化弘治間號稱隆平民老死不識兵革吏治蓋蒸蒸焉當其時類崇簡質以勿擾爲上務輿臺不見威而田野愉快民實受其福乃上

觀察之亦不以眉睫責効者固若此以後難言之矣使按方國則右猥捷而左循厚吏聲日盛民日益瘠此其要領患不得躬行長者風勵之爾不在羈邑吏也今年閩使闕以楚藩大叅泗橋陶公往代焉報至閩之宦楚者咸舉手作賀曰甚幸陶公長者也天子以爲閩使意至隆遠矣閩其瘠乎比海上苦島夷至陷大羈三農半兵死蒼赤棄室而逋居者罄蓋藏役者踣于道可謂困劇甚矣

天子仁聖不鄙夷其民大發內帑益之文武重臣協力並慮始一大創今日之閩瘠瘡初定乃更思痛固知不可以繁誅操切勝也吾陶公往必首下令郡邑念民至苦願與休息百司廩廩承式亦咸以長厚之治治其民民不擾則田里安則寇氛息四封之內井落虛而復聚室廬燼而復完雞彘得長畜獄犴不豐滋太平之風易易覩見福民之福盛矣語曰得良劔百不如得歐冶一誠重其率也或以按察奉天子明威守三尺法先擊斷無所

事拊循休養者是安所論於繩墨之外乎故世傳秦越人善醫能生人非也當生者能使之起也秦越人望人卽見五內癥結然湔擗戛醪之法不混

施乃奇爾今閩之病在羸瘠而其法在緩養乃公固以仁人長者覆露我民竊幸有瘳者寔以此何則長厚之治與操切異趣操切者以法繩削鈎擿毛舉以爲助庸若所稱長者則唯恢恢存大體與民爲好惡視之亡日計之功督之亡電迅之效顧羸國便安不爾今楚藩雲麓潘公舊令徽嘗爲公屬淺原萬公濟陽人故又詳公備兵事大抵兩公言公之治潔白貞清嫻習法令然能寬恕人卽巨蠹則捷梏不得肆嘿不言事卽事有宜建立則屹屹不可奪其在南臺中率類此故不以驩民民無不戴不以嚴吏吏無不伏不希聲而聲隨不徼名而名崇此謂躬行而民化之也然何有於吾閩愚言旣具又問萬公昔廉察閩百姓亦最受福是遵何道哉萬公曰始如子言乃愚愈益信長厚有利於治甚鉅卽 當宁數發帑益閩閩歲募精銳數萬不博公一往也

贈耿叔臺擢河藩左叅序

往不佞校士湖湘耿叔子方以諸生就余試異其
文業以公輔期之比余蒙 恩予告歸則叔子已
奉 璽書督閩學閱歲矣不佞故無德于楚辱楚
人士謬余思不置而叔子念之尤深叔子入閩
士爭喜得人師謂嘗聆余言是雅負當世望能以
道德獎進吾曹者下車先後合閩士試者再其所
鑒拔皆諸生所望爲標鋒無不心折也今歲賢書
上其裒然舉首纍纍而登者盡所推轂士闔于是
多叔子得人廼叔子不欲以文盡諸生每進以聖

賢之學間置便坐相與揚扆大義諸生益蒸蒸嚮
往聚而旅語吾曹鄉者事督學先生先生晨起坐
堂皇吾曹聲折而趨堂下唯諾惟謹脫稍欲吐其
奇口未嘖嚅侍吏從旁呵之耳今覲先生方正自
矩雖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不吐不茹人自不敢干
以私然每勗吾曹以聖賢未嘗不循循善誘若其
家人子弟也者蓋自吾曹獲奉先生始識制科之
上有正學又自吾曹獲奉先生而始識師弟之誼
如一體已有言于列口昔楊中立起蜀眼毒毒而
走河洛立雪程正叔之門竟載道

功豈不甚鉅然其時親受正傳亦葦葦與滂定夫
昆弟耳猶然化被遐馭庶幾鄒魯風矧吾曹微

天子寵靈昇以先生朝于型而夕于範視躡屨千
里者何如先生提衡吾曹咸望以載道之器視得
二三君子者何如吾曹敢不左提右挈無重貽師
門羞不佞聞之而嘆曰善哉耿叔子之教聞也有
由來矣君之伯子先嘗督學 留都最號知人能

得士日與都人士倡絕學遡河洛而上之直欲接
杏壇之緒都人士藉以成德去者未易更僕數迨
登三事則風行四海矣海內願一日而師伯子聞

士昔嘗拜開府下風今復親承印證于叔子顧不
甚厚幸歟其彬彬而興有以也叔子旣擢叅知河
南政事河南故洛中二程闕里也閩諸生就余請
言爲賀且以志別曰惟司馬先生教之某等小子
其何以藉手而報吾師嘻不佞何能言第聞之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正朝廷以正百官寔此焉繫今
伯子所提衡門下士布列中外號稱名卿者隆隆
起閩士行且肩隨之接踵于朝共奉其師運斗
杓而回元氣令天下精白乃心默被濯而嚮道以
成蕩平正直詎不爛然聲施自附見知之未哉諸
生第勉之無忘叔子之教則所以報叔子者將在
斯矣將在斯矣

贈憲副王白厓入覲序

今天下藩臬羈邑之長皆得以其職三歲入覲制也藩長視古方伯羈視大國州次國邑小國職咸有專焉若臬司則主按察視古之監其所述異夫臬不親操政在糾政之得失而舉刺之不煩民事在求民之利害而興輦之彼羣有司亦唯惴惴夙夜曰是將按察我也於以表其所樹而戢其所不淑適民之便而剋其所甚惡則激勸具已蓋臬之職也 上四十四年乙丑寔考政之辰諸宜先期入如制乃楚臬長由貴藩徙官未至白厓王公

以憲副攝率屬長吏以行於是諸大夫供帳治觴而授簡于余俾序之余辱公知久竊欽風烈甚著何可辭惟昔虞舜南巡狩至於南嶽爲楚封內南方諸侯皆至而受命其務在慎科察修慶讓以明好惡而已自天子不巡方而代於臺史臺史不獨任耳目於支耜而委成于臬是臬司之與御史臺皆得稱察而下按百司也王公抱和履介覃思六籍旣以正學鳴於時乃其注措援法闡道無所不當其用初爲令陽山也其治損訟獄崇節孝不下堂圯而化已召入爲御史按東西粵已按貴陽已

巡視京三營封事凡十數上斥回梳垢炳炳耳目方公之按兩粵按貴代巡待事也又皆南方百執事之長貳靡不惻服思殫其職旣擢楚雖釋御史權固亦憲官也公莅之數月而令修諸凡楚之秕慝情僞無不洞灼長吏碁置星列五方之民雜鎗其間或焚結而難紓或汚巖而難濯或隱痛而難顯或桀猾而難詰無不如芒刃藻鑑一廉之而悉得其情百執事之仰憲于公猶之東西粵貴陽者也語曰越人善游未嘗離水燕人善馳未嘗離騎公先後居中外臺固未嘗離憲也今楚爲 聖天

子龍潛之鄉異時大符達孝明倫敷言厚俗非直
修有虞氏之業德意所加宜亡先於豐鎬者公行
將牘其土之泰且甚與二三大臣議可否而甄紬
之以昭示法典惠安黔黎循復曩昔侍從之班親
覲 宸陛召對前几如問故時父老疾苦問田里
污菜問戶口登耗則公於治屬所臨道路所經嘗
所盱衡擊節者其無可言乎詩曰彼姝者子何以
告之是諸大夫所望於公也故以贈

贈賀少龍擢廣西按察司副使序

廬陵賀大夫少龍自廣東備兵僉憲擢楚藩少叅
逾年復擢廣西按察副使戒行同案諸大夫微言
于余余何足益賀大夫哉夫大夫之學于古也奉
教尊人龍岡先生沃仁義而掇菁英黜乎深積沛
乎順施也若春江之溶而莫測其涘也大夫之爲
令於建安爲兵諫於南給垣也安利而字之靖確
而肅將之邗邗乎若膏雨之被饑乞乎若丘嶽之
靡所撼也余之與大夫處也則聽其敷論察其周
折若鑑之照刃之刺無不中窾肯得度而知計也

若大夫者豈不誠淳備於道哉方大夫命至則諸大夫皆咨嗟以爲楚之病在餉甚置不可久遠京南北部檄朝夕至比歲稍登一倚辨大夫區畫緩急舟輜鱗鱗覩成效矣乃遂煩大夫以西粵則何以處是邦者蓋寰海方部諸州西粵僻介荒遠番夷酋長與銓流雜建吏冗而多端奸宄易萌法令非行也乃天子念大夫亮直誠信往諫垣屬島夷蹂伺數具大䟽易置兵柄元臣戎事夙預重地恃以無恐雖爲忌者左出外服而精神風采著於天下久矣不卽爰直要近以備聰明且試之甲兵

試之儲饌至是又試之糾察豈獨無意耶程功能則刑讞易而繭絲難較事權則催督屑而紀綱重故藩於臬猶春於秋也春主孳秋主肅其道各有所紀而四寓亦各有所宜乃大夫之理儲也令不疎民財不愍賦煦煦然若或傷之以治邑之道佐藩也於按察也則不然肅諸侯控列羶飭律析刑登其賢良而銷其姦慝此以給諫之侃侃歸歸者佐臬也柔剛中行非有道術若大夫者孰可西粵哉大夫茲試矣 聖天子方且虛宁拂鈞以示顯逐凡諸直與能者思濟然並效於昌明於是行占

之矣夫卜式不以巧宦終譽汲黯不以淮陽隕名
大夫以此出宜亦以此入今時不易然哉敬書以
贈

贈潘雲麓擢楚督儲少叅序

自昔帝王憫斯民之阡危則必爲之建慈惠忠信
之長以佐其不能而卹其不足阜其財賄以致其
用是以民不窳而上下瞻也嘗觀往牒卽西漢盛
時蠲田租議賑貸以惠安元元其取民甚約乃大
司農錢穀陳因貫朽而不可校此曷故哉其所阜
之者豫也比南北繕兵國民具絀司農計量簿責
有司夫有司聯于民命司農關於國脉而儲司介
是二者並難之間瘡塞肉穿襟挽肘見勢不至於
二者交訾不已前此有操切者矣枝辭巧負與吏

微督不及數者各坐法然鞭撻桁校良牧惻心不
已則與民誹之曰衆逋一償無失重乎歲逋旦償
無失驟乎是又有恫瘝者矣然入詘出贏度支懸
籌不繼則與上怒之夫下誹之上怒之竟未得中
法茲所爲難也雖然是又莫難於楚矣楚地襟江
帶湖幅員數千里其儲饟歲運京南北至重然江
漢以北水勢迅激淫雨逾節則千澗會流河瀕江
臯之地隨濤徙者不可勝紀故民常有租無田瀟
湘以南地勢平衍湖溢則包原隰跨州郡舟行數
百里不能窮其流之所止故其田常有租無禾一

遇歲被非轉徙則困且斃耳而當事者猶然按籍
刻期異其必集誠難乎誠難乎 聖天子龍飛荆

郢楚爲湯沐邑楚之故 天子盡知之而吾同年

雲麓潘公由休寧令擢侍御按屯田皆有聲烈甚
著至是又就湖北僉憲拜儲司參議是 天子以

方全楚之民厚託于公矣公其勿忘所欲阜楚民
者哉昔人有以馬千匹飼之圍人者圍人日節其

芻粒歸之然未逾年而馬之僵者半矣夫約其所
節不盈數馬之直而所傷甚多斯可謂良圍人者

否耶潘公膚敏而端亮廉直而惠和其居湖北也

邊接川貴民苗鎔處漢土雜隸公巡本路持誠秉
法御之中宜雖素驕將士罔不懷畏刻日徵攝輒
裹糧負芻面請約束指事遣發則外生架阻務畢
心力嗟乎公蓋知所以阜楚矣公之素楚人知之
矣其將以威義勝操切以恩信遂恫瘝郡邑之牧
民者必皆良圍應之矣惡視其上下胥病爲難也
故事擢有賀乃諸寅長屬書之爲楚人慶焉

贈許東水擢廣東少叅序

嘉靖甲子東粵缺督糧參議以楚江防備兵僉憲
東水許公擢補之拜 命且行同官于楚者宜有
言以贈屬華執役廼序曰天下凡四大水而楚居
其二楚之水北出秦中西通巴蜀南亘百粵東盡
吳會爲海內通津五方之人往往操奇贏出入沅
湘荆漢間若洞庭九疑風帆竟日之力不能窮其
涯渙楚之故俗民多桃悍些窳而偷生一遇饑禱
則采菱芡烹橡栗網魚鰕以苟須臾疆者輒復起
而聚萑葦隱見於烟波杳冥之中莫可究詰故治

楚以江防爲難五嶺之南稱炎州其紀綱俗尚鮮克由法比山海之氛肆起奸氓引匿盱其虔劉壘盈於郊業荒於壑增戍守給倍餉板幹戈矛之役徹於窮簷賦無從出烏得而弗逋於茲督之則民益困不督則操戈而待哺者無以給朝夕故東粵以治儲爲難斯二者備兵則患食匱治賦則患兵冗是兵食常以相病而其法不相爲能非得剛正廉平明練之材固莫能相濟爲理也東水許公少抱奇節熟周當世之務而明達大體守正不阿由南廷尉來秉兵憲于楚寔當洞庭巨防捷梟姦冒

不動聲色而水怪肅清蓋公之治戎也較齊訓輯除器比伍權量其錙銖尺寸不使有一兵之冗一食之浮至於摘蠹剗繁戒墨去貪訊民疾苦而爬搔之一出於至誠而殫慮極力以爲之所此非獨明於兵事爾也而民儲寔賴之以豐於以治儲吾固知公之易舉矣蓋天下之患常起於彼此形勢之相格而當事之臣每徂於所見而局於所司夫錢穀甲兵固通儒事也何至不相爲能而適以爲病哉向之嶺南物衆地饒宦于土者未必皆良也夤緣而至者有矣至多因循玩愒以幸無事今夤

緣無自而至必選賢有能者爲之所謂剛正廉平
濟之明練者非公其人邪蓋聞之河內有寇恂則
轉輸不絕蜀有孔明而耕者雜於渭上公之司兵
職旣不以兵而病食其司財計也詎肯以食而病
乎兵哉茲往矣必將措注以先之仁慈以出之通
其好惡安富而恤乏母或竭澤寧踈其網使遠方
谿谷之民不困于急徵亦不至虧縣官之租賦盖
衆之視所爲難者而公方兩易之不惟東南民力
賴以少紓而海上之寇窺利逐便者行亦息干
城保障於公乎攸屬矣敢於是行也卜之

贈陸敬齋侍御奏績還朝序

今之持繡斧出監方岳督郡國吏奉行爾書六
事豈不惟志所欲爲與才智所能爲卽毅然當之
哉夫天子代天御史代天子巡者也天酌陰
陽之中以成歲功御史酌仁義之中以宏治理仁
義而偏其用也猶之陽過而亢陰過而肅非不可
雪愆一時而績用底于成也蓋鮮矣侍御敬齋陸
公以萬曆丙子春來按西粵不佞幸忝在事旣兩
月矣會有地方剿撫之宜昭平復縣䟽畱存賑之
議每就公決所當輒慨然開心誠畫利便某宜撫

其宜勦洎所復者畱者悉中窾郤而當機宜余固
知侍御之能用中也西粵僻在南徼夷獠盤踞其
俗輕悍易怨以變治之稱難侍御旣竣文武試出
觀三江之風鳴驄所至緣俗與氓而酌吾仁義要
歸宜 上德紆下情問所疾苦與之興革亾論名
城空谷兇僞離結之倫靡不被霜飈而澤雨露惟
厥顧指應時清寧績効灼然著矣然猶夙夜於周
爰咨諏之勤此其所至蓋宰割河山不爲才全活
溝壑不爲惠剗破鯨鯢不爲威寧僅表豎南服已
哉故粵人得公若天幸迺余之幸甚於粵人則志
慮協劑量調而治効逸也夫善操舟楫舟之進然
必工師唱和擢夫奏功而後水道曲折無不如意
善御者惟衡之正亦必齊輯銜轡緩急振吻故行
地致遠而氣力有餘今嶺海水陸也民夷舟車也
公涉必須友載無棄輔俾粵人欣旣濟頌得輿者
不休則可不謂之善操與善御也乎頃 詔天下
巡按御史令有司毋輕入重辟其獄成而當者決
無畱公固仁人善平反者也獨能義以權之決所
應決者二十餘舉快西人特 旨優嘉紀銓部則
公已深結 主上之知而聲光隆隆著于天下始

公巡視光祿也稽出納嚴照刷需踰額者必執奏
坐令四署咸舉其職迄今西巡滿三年攷矣廻從
按部上績 陛戟茲其還報 天子宜有殊尤恩
遇以實前 旨然於公豈爲溢哉公光明冲厚穎
敏絕倫而不挾功能不爲崖異至於持大計繩大
奸雍容鎮靜無纖毫苛切卓鷲之行卽前剿撫諸
議次第就理孰非折衷于公同心襄之者而公固
抑抑遜不自居此何可易言也昔陸宣公爲御史
斟酌六事奏行之厥後爲侍郎爲平章悉以賢稱
論者以爲敬輿聲名厥有繇始侍御公誠其人哉
公行矣方將以宇宙爲水陸以億兆爲舟車所以
嗣徽前軌而弘濟蒼生者不佞試矯首竚之

贈臺長鄧純吾按粵事竣還朝序

夫御史奉寵靈出省方岳毋論庶司良窳與羣黎之息耗諸部中纖鉅皆得用惠文執其重以馭之豈不誠凝峻哉嶺以南故稱隩區軍興以來物力詘矣邇轉徙凋瘵雖寢甦復然非盡去殘黷之政始未易以振起歲癸未盱江鄧公筮被命按茲土則不佞方從田間再拊西粵迨長沙而聞公前司理聲藉甚旣徵爲御史居殿中饗譽諤諤一無所避于時上䟽條論計吏天子立改容更置焉代而東巡蓋其重也公至則下約約所部謂理道

猶醫爾夫民情下壅而上澤弗流此闕闕寢絡妄意
軒岐之理者也於是每按歷輒延見諸父老問疾
苦竟其所以非便之故爲之明徵輸蠲橫歛厚安
集已濫鍛紕吏之墨而殘者以儆于有位且勅諸
監司共去拘攣以覈吏治之寔破觚斷雕驪驪乎
具矣又至於鹽筴營伍里社狼狽杜奸遏盜之方
靡不殫精注厝凡十郡七十州邑之隱蠹夙垢一
朝剔抉無遺諸所號大猾上豪卧不帖席刁僦之
倫奉首貸命而無所容其田塾閭巷之惠民固晏
然不知有驄轡至也蓋公才詣穎發而雅持大體
不以毛摯爲功雖奉三尺無所假借然探情忠厚
遑遑見於繩墨之外獄故有久繫者餘百十人其
負巨艦直金以數萬計且瘦貼矣公廉知其可原
狀遂會疏出之微獨其夥且大者思加其心卽鬼
薪以上亦安所弗盡此其張弛得宜憲度無頗風
行蕉崖枕林之墟部中文武吏士若氓隸鮮不澡
心滌慮變其所謂夸淫而黷貨之習以求母負於
明使君斯非見德化之成哉比不佞代置東鎮獲
於公卽公先所財定不佞因循其指以逭於訾鑿

志灑然慙也茲公且報 命而難於留公之行願
獨念還見 天子奏皇華之 成以治績所慶讓
差錄百吏乃采擷程美利病省成諸事書御引對
且膺 褒寵洵躋大用間從容獻納卽其所以表
東西粵者將行其意於朝著海寓之間此之爲烈
又寧獨如東人所破者昔秦越人視病盡見五臟
癥結論得病之陰陽決者至衆而不可曲止夫國
是蓋亦有陰陽其待決於公者何限慎毋秘精良
驗方爲 國脈靈長計是不佞於公復有厚傲而
終蒙其成不佞幸哉

刻二程粹言序

甚哉談道術者之不可不慎也昔人有云誤註本
草其歸抵傷人之生談道術者差毫厘而謬千里
將至於蠱心戕性禍亂橫流而莫之遏斯爲害不
又烈哉秦漢而下聖學榛蕪墜緒微言千載莫續
宋周元公拔起南服遠紹聖真河南二程夫子授
業及門多所自得一時從遊之士如呂楊游侯輩
咸負邁出之資服無隱之教廣譬博喻損過就中
師友淵源其載諸語錄全書者可覆已粹言十篇
則又取語錄而文之卽無論其出於誰氏之手要

之能不諱其師說而曲盡其形容原性命則兼總
天人叙彙典則統會倫物稽治理則究極興衰攷
經傳則鈞探闡奧闢邪崇正微顯闡幽信可以羽
翼六籍討論千聖矣夫玉惟粹也故君子比德焉
言惟粹也故學者取法焉是集之作當與易通西
銘諸書並傳無疑也原刻于吾閩邵武歲久漶漫
余爲校梓與希聖者共之諸備豐城楊氏叙中茲
可畧云

朱簡齋公奏議序

溫陵朱簡齋先生當 英廟時以名御史按東粵
激揚糾詰綽著風裁平反冤獄以千數粵人德之
所爲出巡錄塾師家長老至今以訓童蒙比法家
言云巡按山西值已巳之變芟薄郊關九邊震動
公勛勦填壓獨以身捍鴈門胡馬爲之北却邊陲
晏然已乃乞骸骨歸歷官三紀奏議居多余生也
後仰止芳烈緝緝衷慕之今年秋公雲孫比部君
以慮囚至粵備詢公世亟索其遺草而歲久散帙
多不存惟載天順名宦實錄若干篇洎按粵條約

爾是時公履不諱之朝侃侃諤諤熟籌利害屢建
必然之畫若疏監司令得分行所部疏清軍伍宜
覈尺籍祛勾丁之擾疏邊事宜簡將繕兵以備黠
虜議和爲叵測以至開賢路罷中貴理淹繫請賑
恤屯種諸疏皆犁然其大者每上輒報可著爲絮
令迄于今遵行之夫公以直道守官以忠亮結

主知勲業在疆場聞望在橐宇著在前朝載在史
冊尸祝在粵型範在閩而茲奏議則其生平靖獻
之可覆鏡者也乃余因是有感於宣正之世云自
公起家賢科爲校官者十年御史十五年藩大叅

七年遂晉巡撫久任超遷稱其功能及得代召對
陳說便宜則盡發腎腸不爲媿趨回互言者無所
避而上聽易入無論立臺端撫邊陲卽叅藩時
猶得時進讜言家居遇 大慶不遠萬里詣 國

門稱賀猶有先漢之遺盡破拘孿堂陛靡隔公之
得行其志而建匡時之勲非獨臣紀懋也蓋亦有
資適逢世而然者旣懸車奉錫廩進階任子恩凡
三壽享大耋優游太平之賜者二十餘年匪特

朝廷酬勸之隆卽天所陰騭公者亦厚此非明忠
純之應哉余初識公立孫肖簡君於水部今又識

此部君皆醇雅好修志不欲隨其先人而比部尤能宣上意監于祥刑聞繼公起科第任貢者又數十人矣是之所以昌厥後者始寢寢未艾也昔周命君牙世篤忠貞羊舌職十世勸能汲之著先於衛至長孺世爲卿大夫韋玄成述祖德輒以車服爲懼夫美彰於前盛傳於後祖德之詒後大之紹皆盛事也余於比部君亦云

廣西陽明先生祠致祭文

惟宇宙之靈氣固造物之所闕非時運之相值則或數千載而不一寄嗟儒者之寂寥而正學之蕪蕪豈元氣之漸漓抑醞釀之未至若先生之有生寔精英之所萃厭俗學之支離揭真心以從事收奇功于一原發天光于靈智功融博約悟參道器譬淘沙之得金彼糠粃之盡棄雖其教言貽世若得諸關閩濂洛之淵源而至於良知宗旨則獨契千聖不傳之秘故先生之一唾一笑莫非寶藏之所存而人之得其彷彿者猶足以耀名而誇視迺

若伴跋扈之宸濠殲思田之醜類恃其施設之績
餘而亦孰非先生萬物一體之志方今 聖皇御
極隆儒致治猗與先生首推臺議矧此西粵過化
之地舊有宣城三賢並祀某視學于茲高賢是企
憫詞章之陋習賴正學之可倚遷遺像于專祠廣
傳習之道懿非徒崇報乎事功藉師表乎粵士冀
日習于見聞庶永傳于弗墜

祭魏國公文

於鑠 龍飛元勳斯翊延厥靈長世臣忠力赫赫
魏國諸嶽之嵩神明世胄有斐君公惟君溫良厚
於天賦旣纘元封虔共臣度 畱都膺膺豐芑萬
年餐錢奉邑雨露滋偏厥爵雖崇乃心翼翼勵篤
忠貞靡回厥德元帥卻穀謨略孔嘉我乘旣輯我
士無譁祖武克繩敏功是似鑠鑰畿南長城萬里
矧聯定國花萼交輝丁公世美更掩前徽 上聖
當陽眷垂勳舊展布雍容膚功益懋魯侯燕喜朋
壽岡陵今斯享算遐爽厥恒某等聯事畱都貂蟬

密邇正仗壯猷以綬端委羌胡不祿賓館遽捐令
人慨想梁月空懸幸哉諸雛嶄然玉立西平先庸
允期繼緝山河帶礪無改金章煌煌 卹典流耀
未央薄陳我詞薄修我奠靈之鑒思可以長暝

又

我聞尚父肇建齊彊象賢呂汲虎賁衛王睠惟魏
國昭代膺揚君公嗣服紫綬金章不驕不溢渾如
圭璋 天威咫尺夙夜張皇首宅軍府師律告臧
協恭居守計悉安攘能罷齊力天駟騰驤保茲

畱甸鎖鑰金湯翊我 皇祚輦于苞桑在師中吉
天寵穰穰委蛇退食好德承德承筐褰幃仗鉞具美在
堂碧梧翠竹風致飄颺云胡乙夜倏霄繁霜某等
同膺 簡命戮力相將翕稱令德嗟哉云亡棟摧
城壞上叫 帝聞 卹贈優渥窀穸輝煌矧諸胤
似麟鳳禎祥箕裘伊屬先代允光委運乘化可慰
僊鄉鍾雲郁郁江水泚泚靈乎不昧鑿此豆觴

祭座主呂期齋相公文

繫稽山與鏡湖兮，搯扶輿之靈奇。天純祐於國家兮，生哲人之岐嶷。早奮翼於雲達兮，掄玉署之宏詞。宜英藻於秬圃兮，佩月露而乘霓。博邃古於皇墳兮，羌鴻漸之羽儀。承領問於朝夕兮，或諫疏以論思。遂晉秩于成均兮，儼多士之是師。猗皇祖之厲精兮，簡鉉軸以余毘。蓀揆席之熙縉兮，爾梅麴之兼資。十載經邦燮理兮，底世運於雍熙。慨家難之訃遄兮，歛苴蓑而載悲。叩帝闈而抒愍兮，謝宥密之衡機。指於越以歸來兮，帝輟直而懷

其當東山之未起兮翹蒼生之虛遲息三紀之扶
搖兮握鄉邦之蔡著屨重瞳之屢問兮羌堅臥於
希夷娛平泉與綠野兮謝寵利於盛時觀孫子之
繼芳兮躋省華而委蛇嗟鯁生之遭逢兮柔兆吾
以辱知愧樸遯之猥才兮豈沆瀣而一之望登堂
之趨隅兮天南北而異岐被皇恩之存問兮喜
共祝于維祺憶徂歲之炊臼兮畫傷心于湘帷羌
卯書之及遠兮羨蔗境之永綏胡二賢之遽嬰兮
嘆一老之慙遣帝輟朝以震悼兮咨功宗之視
不召冢宰與宗伯兮備卹典之休滋命司空以
窀穸兮錫塚田之壘壘某嶺徼之聞哀兮夕徬徨
其漣洏顧官守之匏繫兮阻歸木之無期負大冶
之深恩兮酬未報其髮絲惟靈瑣之弗淹兮靳百
年之花支竟程美之莫藏兮樹令名於鼎彝爰噉
詞而絮醅兮擷芳芷於江離冀騎箕之在天兮當
愴况而鑒斯

祭張鳳磐相公文

虞都佳氣傳築名區惟公凝粹夢賚斯符夙對公
車儲英中秘東壁垂芒玉堂樹幟裁成 熙典陶
鑄人文清階累陟茂著忠勤宣哲我 皇冲年訪

落 簡宅四鄰斗杓均酌旋膺獨任首秉軸樞更
張化瑟翼贊軒圖 聖學日新細旃密勿到理登
閔綸屏黼黻柱擎九漢霖霈八荒外夷相戒欵塞
梯航 帝眷方隆佇終相業忽邁閔憂輟茲調燮
東山養晦益繫盱衡匪朝伊夕喜起重賡汾水風
號台垣曜墜相杵斷音紳綬掩淚惟公之出卷阿

鳳梧歸而居瘖夜啼慈烏公旣騎箕時傷亡鑑
卹贈殊恩霞蒸露湛某也叨起南邦誼懷推轂仙
訃遙聞悽其可掬公有不沒鐘鼎旂常名完忠孝
寵渥存亡矧是階庭紛森蘭玉載德象賢總紹芳
躅公惟惻只余爲蠲悲陳詞束帛靈其鑒茲

祭大司空朱鎮山宗師文

嗚呼大江以西匡廬矗矗彭蠡湯湯篤生我師鍾
凝英特爲世禎祥雒陽妙年公車掄秀司牧稱良
旣陟秋曹內平外讞雷電爲章主持闡鐸文還篆
鼎士傷珪璋藩臬梁齊載膺節鉞勳伐巍昂廼貳
冬卿廼宰銓剖明哲煌煌爲大司空河渠底績永
賴歌颺忠簡 帝心秩崇宮保鼎軸繫望蛾眉起
如介石先幾抗志徜徉吁嗟夫子有德有業可行
可藏世運更新 聖明求舊席虛廟廊胡然無祿

商霖斲歛箕尾忽翔某也不敏蚤從青衿濫竽門

墻徼惠通籍馳驅周道靡奉清光時修起居輒承
翰誨輝若球瑯屬有積私方圖遣布以介壽康修
爾得報山頽樑壞我涕沾裳悲動縉紳痛延宸
展恩卹殊常吁嗟夫子神工寂閭羣品賸芳振
哉長君象賢趾嫩造羽鵷行喆季賢孫欣欣蘭玉
慶藉未央禹蹟興思龍圖有後師乎不亡謹述榮
哀薄羞蕉荔禿使代將有莽者靈遨遊廬蠡降鑿
我觴

祭南大司馬陰月溪文

眉山聳秀夔夔迴瀾坤靈鬱聚淑氣攸完代有碩
彥挺毓其間嗚呼惟公神由嶽降才本淵沈承家
簪笏行粹玉金名冠桂苑聲蜚杏林起家郎署出
爲儒宗粵西關右衿佩翁從壘階方岳茂著嘉庸
入尹京兆三輔還淳容臺晉踐咸推鉅人擁旄嚴
鑰南牧絕塵耳貳圻父戎政克修帝乃南顧俾
總鴈鳩僉曰樞務匪公孰籌特進司馬中臺秩殊
公思京人強半荷及適遭歲青枵腹待哺憫茲時
艱憂色在眉乃議饗廩士飽而嬉脫巾潛弭民亦

奠居胡民之肥貌瘦在躬形雖外壯神竭于中手
猶披牘倏焉告終樞垣殞曜泰山頽峩望峴有淚
相杵罷歌嗟天不慙挽日無戈某附驥借進三十
餘年如公德福幾何人焉幸茲南國昕夕聯翩荀
星聚里孔夢在楹朝殘柱石士失鈞衡吾儕酸痛
倍百恒情傳箕已駕季劒孰懸生芻用束以寫哀
虔靈不可卽使我涕漣

祭南大司馬郭華溪文

嗚呼公胡溘焉逝耶主盟世道可一日無公耶公
之馭莖中外幾四十年峻績遠猷半在兩粵而凝
重之氣貞亮之節獨屹若山立而弗遷蓋其身也
允爲 國家之輕重而其出也寔繫蒼赤之生全
是以巍然勛伐上結 主知下孚羣望卽無論薦
紳而窮簷僻壤靡不知有令公之賢一硯不持方
之孝肅焚香可籲比之顯道威振百粵又將與韓
范炳耀於後先顧余何以哭公余自督學粵右侍
公於臬臬味相期已非偶然繼復殊塗分轍千里

論心公倡我和我闕公箴嗣余代公西撫而公以
憂還余復疏養洎乎再起又兩代焉則我咨公度
我謀公行如石投水莫之逆也如八音五味相濟
而迭宣也已而公改畱院遂晉南兵而余也多幸
復得以循懿媿襲芳躅守成架追餘魯方期公駸
駸大用以副余斯夕之私懸奈何樞筦未究公且
抱痾累疏乞休辭懇情堅雖屢蒙 溫畱而竟不
可延然疾中尤惓惓以風廉吏厚民生爲獻皆據
所實踐而効之 宸聰公之用意一何淵也比歸
人謂公疾將不可爲余以公所馮厚理必永年忽
一夕夢公來訪黯然色凋余覺而疑則訃傳矣嗚
呼傷哉公之雅方載在版曹公之循良溢於郡治
公之助勦殫於屏藩公之勛名標於銅柱惟公爵
位則旣崇矣公之胤子將次庸矣 卹典贈諡萃
厥躬矣母曰匪耄名安窮矣獨余所深悲而無以
云者自今以往又誰我提我翊而終發其顛蒙也
哉夙誼新悲臨風涕洟械辭寓奠公其鑒之

祭大司馬陳文峯文

際吾閩之鉅闕兮翁推樂邑之有陳敦詩書於奕
葉兮聯圭組以振振懿惟公之有作兮挺翹楚於
錯薪早通籍而受事兮比雙南以許身 簡行驄而
貞度兮累蒲臬而奏循比建牙於全楚兮亦牧寧
之暨臻掌 畱都之邦禁兮頌明允之惟均更控
制乎全粵兮淨嶺海之氛塵旋投簪以歸臥兮高
鴻翼於秋旻紹洛社之芳軌兮侈月旦於縉紳厚
冥冥之積慶兮類煦物之陽春宜壽祺之永介兮
胡遽乘化以還真蹇余夙叨世講兮更踵鎮于朱

垠邇留曹之履任兮荷出餞之溫醇悵晤言之久
曠兮懷兼葭於伊人驚訃音之忽逮兮幾南望而
沾巾羨後昆之濟濟兮紛瑞世之鳳麟伊次君之
歷宦兮表茂績之嶙峋若孟季與孫曹兮懷待聘
之席珍允桂香之未艾兮回蔥蒨於太椿矧舊勳
之追敘兮宜膺 卹典於 宸綸亦幽襟之足慰
兮指蒿里以游神今某雖 予告南還兮猶歎躬
唁之靡伸聊抒陳乎哀臆兮侑潔清之江蘋冀有
靈於眇製兮式鑒余之薄禋

祭南大司寇王鳳洲文

南京刑部尚書鳳洲王公以萬曆庚寅冬十月某
日卒于家其舊寅闕連江侍弟吳 方臥病在告
邈處下邑無從得訃越明年六月始聞南畿撫臣
有 請卹典之疏既爲位以哭又悵匍匐之未能
也於是修辦香束帛力疾抒臆筮日禩奠于几筵
而申以辭曰嗟夫君之媵脩兮曠宇宙而軼倫挺
吳門而毓粹兮匯具區之漭齋略扶桑之寥廓兮
聳泰岱而嶙峋括富藏於二酉兮掩武庫之森陳
上下古今數千載兮播萬品於鴻均將衙官乎班

馬兮且奴僕乎先秦瓊瑯與玉佩兮爛雲錦之
紛繽條彘馳而電掣兮力亡費於組紉勒成一家
之論誤兮詔充棟而摧輪揮揆明月之千首兮極
風雅之彬彬鏗金石而諧韶濩兮薄牛斗於蒼旻
擅秣林之嚆矢兮執牛耳於齊盟諸屬察鞅與鞭
弭兮罔不避舍而逡巡履交滿於戶外兮日攝子
墨而肅賓蓋與仲氏而並建旗鼓兮亶瑞世之鳳
麟夙際風雲之會兮起奧渫以攀鱗似渥洼之汗
血兮騁周道而絕塵懿哉先公之趾美兮樹鉅伐
於邊垠邁遭閔釁之不造兮君痛毀而沈淪旣

主恩之昭雪兮被求舊之
溫綸更奮庸於宋服
兮造開府而來旬懋救功之膚奏兮紀竹帛而方
新羌蛾眉之起如兮逝遐舉于江濱旋賜環於卿
貳兮咸扼腕於前薪竭忠力於畱政兮余寔仗爲
同寅蹇余旣遂乎初服兮公晉八座以紆紳嬋臯
陶之淑問兮佇虞相之舉仁胡傲屣乎鼎軸兮遂
抗疏而乞身塊獨養病而索處兮懷兼葭之伊人
荅胡不少畱兮騎箕尾以還真曩余有先二人之
玄石兮賴鴻藻而弗湮暨余制粵而數用武兮再
徼勒於貞珉邇南曹之稅駕兮荷贈言之諄諄紛

美人之繡段兮傳永世以爲珍
懷雉膏之未究兮噴槐蔭之鬱
秦惟鷓鴣之絢彩兮將滾滾於昌
辰矧三立之不朽兮亘天地以爲
春厭塵世之不可久處兮揖倥傯
而與鄰已矣哉巫陽招兮何所樹
白楊兮幽窻憶同遊兮白下藥公
暇兮舒神指秦淮兮爲釀援北斗
兮爲尊憇桃塢兮賡詠寒幽蘭兮
佩紉忽冥鄉兮永隔令涕泗兮沾
巾更下方兮修阻闕弔暗兮未伸
歲云徂兮荏苒心怳怳兮憂怵驚
露下兮搖落聊遠寄兮江蘋滿屋
梁兮夜月恍顏色兮可親

奠太常王麟洲文

嗟乎大雅已希皇風漸熄牛耳孰尸
砥柱誰力生以運典言爲世則二
百年來彬彬斯極君與伯氏奮起
南國濟溺起衰規隨進式溟海洋
洋洋吳山崩崩家有機雲人稱轍
軾君所撰造兩間氣塞障流而東
空羣皆北騁若電奔寂若淵默翕
張如神遷固閫閩君所厝施萬夫
意得士有餘師人亡失職出則儀
庭歸則賦戩進退唯宜夔龍物色
帝重

秩宗奉常是陟典禮司存台垣望
壘蟬蛻豈難鴻冥何弋徜徉林阜
茂滋槐棘上壽長公崇毘社

稷茅拔斯征井渫不食有見有潛奚昂奚抑玄髮
竟非青藜俄蝕曷畀之靈曷折之翼豈真大鵬以
六月息憶先司馬受鉞閩域芾棠之陰貞珉永勒
及今司馬投分子墨山嶽時瞻金蘭在側況君翰
軒惠我拂拭衡鑑堂高桃李手植一聆訃音能不
心惻薦惟江離寫此哀臆馮雲附星靈爽可卽

奠座主俞憲詹範川文

嗟哉先生鍾姑蔑之靈秀自髫齡以稱奇漱芳液
於秘苑攄奧窾於摛辭採精思以述造擅斯文之
在茲沐皇澤之休薦遂聯第於雲臺初策令於閩
嶠將卓魯其羽儀晉池陽之佐政藹宅生之春滋
晉觀察於楚封儼英蕩之光輝慨直道之迂俗奄
賦歸丁式微開一徑之蓬蒿列左圖而右詩屏軌
迹於公門表鄉邦之蔡著課詰嗣之一經伯鵲起
而聲馳付經綸於肯搨蓀樂事之無涯宜百歲之
未央胡二豎之來欺忽日月之不淹夕稅駕于崦

嗷慟水部之跌奔宅草土于總帷嗟渺渺之猥才
何沆漑之可副辱棘闈之甄收旃蒙吾以入殷升
輪困于萬乘藝揭車以終畝憶典學於楚湘拜芳
塵於車右肖回路之未能叨規隨之未遑奉馨歎
以諄諄揆不敏之質陋別二紀之星霜嘆羽鱗其
難又意登堂之有緣凱洪鍾之終扣歛聞訃之北
來羌徬徨其如疚繫生成之罔極誠未報其萬一
負生平之素期而後先之名實念長寐之弗回擷
江籬之香餽惟吾師之如在庶連蜷而鑒恤

祭盧星野宗師文

嗟夫龍窠粵峯溟泮桂海搜秀鍾靈麟文鳳采惟
師應運天植雄姿瑰行琦意揆藻摘辭作噩闕茂
甲科聯耀三百人中而最年少平亭西署績最爽
鳩督學南閩俗化魯鄒送晉卿寺遶海棲鶴爰陟
叅知滇池擁鶴旬宣薇省蔽芾棠陰拂袖歸來龍
臥江潯息韉解樊師年未艾綠野平泉真率是會
方擬耆願爲世著蔡一朝乘化賦鵬乘箕噫嘻嗟
哉胡不單厚位不酬才德未滿壽始師督閩某在
諸生見收渤溲再博虛名伯樂風胡我心內愧詠

沫仰流獨違瞻對曩撫西粵凡杖非遙兩柳溫翰
惠音孔昭比某疏歸日月無幾遽聞僊逝益此傷
依念惟今德后必有興蒸蒸嗣胤步武是繩今茲
東土闕然躬唁庸寓一觴薄陳蒞薦冰壺秋月想
像如存鑒茲膈臆眄饗來臻

祭孫太夫人文

國有將興資臣世德家慶所繇亦云內則於惟忠
烈貫日凌霜旣維皇祚長發家祥天降婺精光
流越渚德掩少君才薄謝女開姆名閭嬪于元公
貞靜婉嫵宜範聿隆元公起家掄魁禁從八座崇
登寅清翕誦當年表豎誰實相之鷄鳴交傲猶似
墳篋蕙帷珪璋賢胤斯啓瑞鳳祥麟振振濟濟敷
壺華夏並懋勳猷矧須大用作霖爲舟人亦有言
木因於地斷機和丸功存百勤前代女士推轂大
家女誠漢書嘖嘖齒牙壺論諸曹無所睹記方之

於今霄壤奚啻公功伊濯婦順明彰矧伊式穀母
儀仍光得全全昌古稱任姒吁嗟夫人庶嘉亦似
俗流歆豔景翟重禕夫人有是而非所期惟佐而
家忠貞世篤彤管載傳千年芳躅咸謂福德算協
九如云胡乘化倏還太虛諼瘁北堂烏啼玄夜聲
徹帝閣恩卹優下某也附驥令子稔知母賢
計聞切怛靡唁几筵寓薦蒞蘋爰噉哀盡靈乎有
情鑒此微臆

祭張太夫人陶氏文

惟天命之純祐兮篤生賢以輔毗瀲慶源之所自
今宜有藉於坤儀嗟碩人之婉嬖兮表儼苑之瓊
枝求庶士於迨吉兮續鸞膠而結禱采蘋繫而祇
肅兮報維佩以咸宜方司馬之髫齡兮恃阿母之
深慈匪徒慈而能教兮飭機丸之芳規用斷成乎
大器兮蚤邁羽於雲遠累敷暨乎中外兮服帝載
而咸熙懋勳庸於葵鼎兮隆聞望於華燹固詰人
之自樹兮亦慈訓之式貽余博稽乎往牒兮悼奇
騫之遭罹羨高陵之織屨兮啟相譜而俾彌嗣徽

音於今日兮允內則之宗姬苦板輿之莫致兮繁
明發之孝思乃叫閨而懇疏兮展省侍於蕙帷荃
胡不永留兮驟返馭於瑤池某也夙廁寅於令子
今更徼芘以視師實素欽乎母德兮祝介壽以無
期驚風木之慘怛兮懷陟吧而分悲緊閭中之淑
範兮載彤管而昭垂矧 恩地之曷奕兮餘昌阜
之繁禧庶幾其可暎兮聊侑薦於一卮

祭王太夫人景氏文

瞻寶婺于雲漢兮羌烏奕于昴墟合靈和於碩媛
兮蹇德音之不渝夫豈獨姤節以好脩兮又雜佩
夫芳蘭纓寶璐之嫵媚兮辯明月以爲環待蹇脩
于中閨兮洵儷美於伯鸞傳鸞膠於朱絃兮允賓
儀之婉孌肆雞鳴之靜好兮慶旣叶于令居體鳴
鳩之均愛兮將竭懼於菽魚荃胤嗣之昭質兮趣
國造之昌符入簡在於 帝心兮爰載筆於石渠
遂參和乎鼎寶兮揭斯世于唐虞繫碩輔之篤棊
兮 皇睠念此母劬紛馳 恩而三錫兮佩翟弗

與瓊瑤調介社之色康兮綿景福之未央何青鸞
之遄駕兮忽朝華之易僵晨齊轡於麻姑兮夕金
母之相羊望蓮鐙之夜闋兮泣蕙帳而摧腸叩九
闈而杼愍兮謝樞衡之宥密指黃花而駢祖兮奔
跣繭以柴瘠動宸展以悼憫兮俞從禮而輟直
議殊卹以厚終兮啓石窆以窳窳縱玄臺之冥冥
兮賁天寵之烜赫鬯徽音之如在今永榮被于
金石某恭承嘉命兮待罪粵中思棘人在疚兮匍
匍無從傷慈顏之不可駐兮增結悵于悲風酌蘭
醕與蕙斝兮噉蕪詞以寫衷儻靈脩之不昧兮庶
連蜷而鑿棕

祭呂師母夏夫人文

倬彼華閭稱姚之彊矧惟相國內政彌光蓋匪淑
媛曷襄碩德猗嗟夫人其儀不忒懿懿風植姆訓
是循肇禱自飭蘭蕙爲紉曰嬪君子左右琴瑟勸
業劬文人倫卓出奉對 丹墀 祕書玉堂起
草奎璧璠璣晉六司成英猷爲 拜相府論思
彌直每懷敬共夙夜必偕服勤中饋媵御無猜顧
謂相君榮出素願矢篤忠貞以荅 殊眷鷄鳴問
珮不忝前徽丁閔雙還殫禮懣悼豈無滫瀡食甘
麤糲豈無文綺服安澣敝振振厥嗣玉立鳳翔有

孫纒武通籍嚴廓方圖大齊儵從金母栝椽是存
凡區何有翟禴在筭 恩卹在庭 天章疊被榮
與哀並某出自師門雅聞聖善匍匐無繇臨風增
泣庸將絮酒申以此辭有薦鸞駮嗣其格之

祭鄧母太孺人

氏文

侍御純吾尊堂

嗟母氏之姘媿兮表相則之蓀蕝既結禱於德偶
兮媿鸞曜以齊聲傲鷄鳴於夙夜兮報雜佩之紛
盈采蘋繁而芳潔兮承託重之宗祊迺篤生乎賢
嗣兮回漢表之長庚振風猷於持斧兮式恢張乎
帝紘接夔龍而獻納兮曾篤棊之馬楨邇發祥於
淑媛兮賁 褒寵之殊榮服霞帔之炫爛兮映

鳳紵以光榮悵不遑於四牡兮頻陟屺而興情竣
閩事而 請告兮將戲綵於歡承僉祝齡於金母
兮永瑤池之泛觥胡繁霜之夜隕兮改背護之蔥

菁俾惠文之暫舍兮羗居瘠而玃玃詎里閭之私
戚兮寔痛延于紳纓某也念當年之制粵兮倚豸
節之同盟比南曹之轉秩兮樂鄉國之澄清蓋習
觀胤嗣之彪炳兮因稔聞母譽之鏗鞫嗟總帷之
倏謝兮余心駭而怳怳懷侍御之明德兮益仰母
氏之令名睠輝懿其不泯兮足自慰於九京寒余
蒙 予告而南旋兮靡躬唁於高閣爰馳束芻而
祇薦兮更抒述乎哀誠惟慈靈之歆格兮幡然下
於雲旌

祭姊陳母太孺人文

嗚呼是月之吉寔名嘉平日在婺女應主坤貞於
惟姊氏恍然晨征雲輻星駕遐卽玄扃爰自厭世
儵及三冬如駒過隙如電掣瞳悵矣總帷兩祥告
終猥茲病骨薦豆靡從今臨窀穸之山之燕距室
滋遠距世滋長余心益悲余涕浪浪睠顧恩豐迄
何能諉姊價于陳佩玉珩琮裡潔蘓藻和揖羽螽
內壺承式母儀攸宗音容已矣而德斯崇塵世旣
邈疇其尋盟璇洲瑤島西母雙成我嚴我慈先後
上僊姊篤孝思於焉逢迎所畱人寡彤管是馨聲

認斷織九憶和苓大家比賢太史著銘世稱不朽
聿備哀榮矧茲孫子玉樹輝妍吾姊純嘏曷云弗
延某也瀝誠一奠幽明永懸瞻戀筵几衷難詞宜
嗚呼痛哉

祭姊陳母太孺人文

嗚呼痛哉姊竟何之乎吾姊以琮璜爲德蘅蕙爲
紉箴史爲師而又嫻女紅之極則表閨範之徽資
迨嬪于陳事尊嫜而孝佐夫君而宜子也伯成文
學仲課耘耔祇服懿誨兼稱嚴慈誠何遜于山南
之婉冀野之莊與申國之芳規壽旣踰耄漸望期
頤人間純嘏庶幾備之而余亦奚姊之悲所悲者
吾父吾母止育姊及吾迺姊挈我恩斯勤斯馴通
祿籍以有今茲邇旣寢疾吾方在告董董三四走
問加損而儵已不支吾旣不得如李僕射之躬粥

燎鬚微燁厥臆又是夕不及在側承承訣而憫其
衷私嗚呼痛哉姊竟何之矣將如世傳驂縣圃燕
瑤池乎殆幻不足憑而亦詎吾之所知獨前此之
夕見夢吾父中丞暨太夫人自龍山召之若將爲
重會之期而今不可復質矣嗚呼生死晝夜其理
不移姊之視死含笑如歸然所未亡者婦則所不
泯者母儀如月之蝕而輝存如蘭之萎而馨詒矧
餘慶流馮頰眎孫曾楚楚亦咸玉立而芝蕤 龍
章紫泥其當身後之游至無疑也而余又奚悲有
看崇俎有酒盈卮臨柩一奠涕泗漣而

雜著

存應篇贈徐東臯別駕

代家君作

嘉靖辛丑東臯徐公既城連竣事明年連有洪水
之變城圯者半巡臺疑而臯之卒以去位或有問
者曰貴立功者爲上下之所聞也今明公動構羣
會恢宏遠謨遺不滅之令蹤輯當世之豐利而又
潤以美政扇以廉風千室鳴絃飄塵衰止則旣効
矣然不表之於清觀不懸之於高聽當道迷於所
受羣望悼於非辜豪垢含愜淹久後白是何民被
樂而已貽其憂名登榮而身離於辱也予應之曰

子不聞乎四時之序造物之所明也負下之累道家之所慎也文王齊聖辱於羗里絳侯顯臣下於請室考之前古豈獨斯人若夫姦出窾言災生無妄至於鵠鳩彫卉蕙苾惑珠秦相被名於盜璧直生誦意于償金由是言之形似者疑功厚者忌自非賴辯釋之士超久之懷未有能遠跡者矣故曰屈位不以標能則位去而益顯籌度不以要功則久之而后定辟猶夏后之璜隋和之寶輕塵加之惡足掩其光耀頓其聲重哉迺若有蘧蔭賤士倚靡常流則俛首承眉可持位祿然存與草卉同榮卒亦蜉蝣並化斯謂之瓌瓌者爾安可比談至若虎兇鷹擊之倫又復雄視夸張鍾鑪蒸蔗榮枯生於僂吻禍福出其胸懷功非不耀也志非不遂也及夫怨行上下惘然傷之良亦爲過已語云天道周星物極必反是以書稱惠迪易著餘殃聖訓所明略同一揆若夫孔門后達定於明德樂氏先亡兆於盈侈或嗇侯於誘降或期報於無殺或高其門而容駟或掃除墓而迎喪斯有朝飛暮沉始凶終吉或敷其華或收其實前事若徵則豈但扶寸之間哉予於是迺覽問者之意究今往之規權榮

悴之二途表後先之殊畫既暢其所託筆之篇章
思所以克播遺塵光傳無極命曰存應云爾

北岡漫藁序

北岡者有岡隆焉在縣治之北盤復青蓮俯瞰綠
疇蓋吾連一勝區焉乃余長公開雲卜築兆壽域
其上蒔四時之花果芬鎔翠交頰而樂之遂以自
號人亦稱北岡翁云北岡翁早孤無贏資仲季尚
弱乃用計然之術以裕比素封焉而其孝友因心
敦義好施尤出天性故於是岡也滂然而與行雲
謀冷然而與流泉俱興之所至或擊缶自歌漸成
韻什然秘不以示人而晚亦往往流播里社人始
知北岡翁蓋亦詩翁也時余先大夫憲副公與少

石大叅游公十竹侍御王公清和命駕燕集岡上
輒有吟咏而翁亦取次酬之自是達人騷客時復
往來追躡芳躅倡和遂盛後十餘年而余由湖湘
督學假道南歸始獲全帙觀焉篇聯韻綴蓋不啻
數百首矣余雖族子亦初不知翁爲詩翁也乃叙
之曰詩之道遠矣三百篇詩之始也然多出於閭
巷田野之間卽后之摘菁揆藻白首音律者曾不
得窺其柎輿何以故哉發乎性情止乎禮義爾已
非外至也故春陽而鳥嚶秋候而蛩響颺動而葉
韻流激而瀨聲此孰爲之迎於氣觸於感其真機
也今夫咨咨而興陰陰而思鏗鏗而鳴則曰詩在
是矣果詩云乎哉卽葩且碩亦何以異於催羯鼓
而剪紋綵也生意則索矣乃北岡翁之詩或以暢
其性靈或以攄其幽致或以寄其感慨或以道其
景象未嘗構意而架鮮弗合未嘗琢句而音鮮弗
諧誠天機之動與止乎禮義者與三百篇之遺與
然可以明自然矣其真詩哉其真詩哉翁年八十
高矣其聰明健康不減少壯人望北岡翁蓋又僊
翁也其性真之樂爲陶詠者始未有量矣

荅陳季立論一貫

近辱教言皆直據所見敬服細玩之內指一貫之一爲一言謂卽忠恕也忠恕斯無不貫矣意亦相通然愚見以此一字正孔門傳心要訣所未肯輕發未易語人者朱子註解一理泛應兩句似無復可疑矣蓋聖人本體生來靈瑩空空洞洞心卽理理卽心故一指理可也只言心亦可也聖惟此心故任從萬事萬變萬感萬應端如明鏡絕無纖塵絕無毫力物來自照物去不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渾然而已夫子亦自覺得如此因曾子可語故

直示以吾道在是耳若聖門顏曾皆抱此鏡顏猶未免有時着塵但一拂便去曾則須下淬磨功夫到得盡處亦皆若一故其平日省察弘毅皆其用功也至此殆將有得方克聞此宜其當下卽悟畧無疑礙然亦惟曾子能然若其門人豈能遽入故因問借忠恕曉之盡心爲忠推心爲恕揔不越心耳最爲真切善借要之安勉之界亦正在此來示又云下學此忠恕上達此忠恕宋儒亦嘗及之但聖心則無待於盡無待於推耳若極而言之非特聖人可以言忠恕天地亦可以言忠恕乃勉之之

實功謂由忠恕以求一貫則可而不可謂忠恕卽一貫也聖人之心本難形容如程子所謂百官萬務金鼓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其庶幾見之矣來示又就了貢問一言終身行之者以證一言原子貢之問非必明求一貫也故夫子止告之以恕雖類近譬之語乃它日子貢以博濟求仁方用此爲仁之方以救其過高之病其實子貢之學未及曾子之深乃其平日究心於見聞至此博學強識用功亦久猶未得其本源肯綮故夫子又以身啓之因其疑而復告

以此欲喚醒如曾子而竟未能如曾子之唯是於
疑尚未徹也豈有問行而夫子遽肯以一貫輕授
之乎若謂一是一言則夫子訓人有兩三言者皆
爲贅辭恐或不然至云忠恕可格天地鬼神其理
本是如此程子亦曰克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
蕃克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必功深者知之聊
此再質以爲何如

志對

客有過而問焉曰所貴於士者何哉爲遘時而伸
道也今 聖皇御極道久化成尚爾夢寐賢豪疇
咨熙載而維嶽降神申甫在列陳寒弼之忠奮卓
踔之才亦不爲少矣子也方釋褐 帝廷觀光上
國瞻明良之末韻嘉二五之昌期揚樹勛名此非
其時哉而云胡以自効也應之曰智力不可以強
進聲華不可以虛襲愚固海濱之鄙夫而江南之
眇士也其將何能客曰昔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夷
狄猾夏爰命徂征明君之求也若聲羣賢之應也

如響故士患身弗庸也不患庸而弗伸患道弗充也不患充而弗庸今子之筮仕也入義利之分關履邪正之岐陸得則龍游失則鼠視殆亦奚事以稱斯責乎曰賢臣不違世而立名志士不出位而建功是誠無所事也端志云爾矣客曰何哉子之言志也連城之壁不炫於鬻不足稱寶豪曹之器不試於割不足稱利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喻錐囊以服楚終軍漢之旅臣顧請長纓而致越誠欲適於用也方今六合未康隔并屢見豺狼抗爪牙之毒羣黎蹈顛沛之艱此謀士所以輟餐武臣未能安枕也不於此時飛辨陳辭解疑釋結上之揚聲紫微垂休天壤下之突刃觸鋒騁舟奮驪亦足稱奇矣而顧局影於凝嚴之地偃息於篇章之圃同明相見同聽相聞是進無裨於時而退無損於數也然則子奚志耶文繁矣將復靡也其能刻乎俗漓矣將復薄也其能正乎財渙矣將復匱也其能裕乎兵弱矣將復脆也其能振乎勛不顯於及時而道不伸於見知猶之無志云爾曰不然重璧無因而前鮮不按劔利器試於頑石非折且缺也今天下資賢甚亟矣然有自銜之行則其志鮮有能

終者也吾請爲子言志夫志之立也隱於淵淪定於冲默歛之無形廓之無極可以貫星辰羅山嶽流江河潔霜雪不以盈而豐不以損而約不以顯而伸不以晦而落用之則銘著景鍾不用則身恬邱壑豈必馳競以徼榮越分以曷耀哉茲吾弗能求之人也顧無礪於躬乎弗能得之外也顧無植於內乎文繁莫可節弗敢仍習而敝俗尚莫可返弗敢隨風而流國計之莫裕也居其位弗敢使之愈耗六戎之靡飭也當其事弗敢使之愈弱蓋志立則百務可張志萎則一毫莫補斯志也金張不能貴倚頓不能富老不能使之虛無釋不能使之幻妄功利不能惑利害不能移執此終身竢用而伸若夫競功名之會效錐刀之能攘攘而趨戚戚而悲是下士之所尚聖哲之深鄙也惡足陳哉惡足陳哉客曰至哉子之論也謹踰足而觀其成矣於是作志對

丙辰釋褐同試政史曹者五十餘人時大宰爲嘉禾吳公左少宰爲安陽郭公一日命司廳傳諸士取閱素所撰著余無以應退而作志對上之吳公置不省及余授南駕部主政詣別郭公乃延坐曰

向見志對醇雅足占異日事業矣嗟乎士伸知己
余時方新進何遽蒙斯語哉昔僑拔釀明於堂下
桓識甯戚於車前亦若此耳文本淺陋廼以此獲
受鉅公之知因存以志遇

洗心說

大學之道明明德先焉洗心所以明其明德也心
之虛靈空然纖翳不容萬理悉備故成已成人
天生地莫非心也心不待洗而有待於洗者已之
私德不待明而有待於明者物之蔽譬之太虛無
形雲游霧薄不然之象固未嘗易也然而清風時
發陰霾改剝高明之體一復其常則日月行焉星
辰列焉雲漢章焉而天不自爲也故君子之於治
心也復其天焉止矣彼其矜志紛紜蔽精詞稅支
離於訓詁沉溺於囂榮一切外塵心之垢也而非

心也是以君子戒慎恐懼日新又新必有事焉於
忽忘勿助之間皆所以濯污垢而還之清明也易
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其至矣乎蓋德之盛也洗心之極也聖人洗心本
體卽功是爲誠明天之道也君子洗心功在本體
是爲明誠人之道也是道也顯之爲德藏之爲業
幾之爲賢過之爲聖極之爲天大者太虛而已而
或蔽之而或撓之豈得爲天之本體也乎是故爲
天之道去其障爲心之道去其垢故面垢不忘頰
衣垢不忘澣人之情也試以驗之念慮察之隱顯

天真易馳六鑿相攘區區澡雪終不勝其塵擾之
私至使生心害事流弊無窮則源之不清而末流
濫也嗟嗟心學晦也久矣自陽明先生倡道于虔
直指全體首揭良知而洗心劉君蚤歲卽與伯兄
晴川先生親受學焉於是一惟尊事其心而扁所
居之亭曰洗心相與反覆硃究叅透幾微久之而
知天下之道不外乎此因自號曰洗心志不忘也
迺君之學抽關啓鑰發自陽明而剝蘊浸灌之益
則得之晴川爲多余生也晚不及二先生之門獲
竊其微言緒論於糠粃糟粕之中當其有得欣然

會心而欲質無從也今年夏適有歸省之便而君適司教吾連因以其暇數相往來得以盡聞其所未聞卽二先生之教儼然在日益信其道之簡易廣大而所得純密之學其有資於師兄者邃矣未幾爲兄晴川乞休歸葬弟子員留之不能得余甚惜焉廼君洗心之功卽去就孝友之間而亦可槩其生平矣返而雲津之亭益洗吾心以彰吾亭無愧吾亭以全吾心吾不知此心此亭也與舜之美墻湯之盤銘武之几牖又孰爲先後孰爲上下哉因爲說以贈請復訂於他日

弘毅說

曰弘毅者孔門求仁之學也求仁所以盡性也大其心之謂弘致其心之謂毅故以一心而涵萬象一身而肩萬世此士之所以爲弘毅也弘則能受毅則能諸惣之在我人無與焉如是而斯可爲仁矣仁則克己已克則禮復而心虛仁則公己公己則達順而理裕無不容亦無不至無間斷亦無止歇是爲能實用其力者也此卽子思所謂不貳不息之誠子輿所謂至大至剛之體人之本然固如是特蔽於欲而寢隘故稱弘焉以廓之逐欲如逐

強寇而必使之淨餒於氣而寢懈故稱毅焉以奮
之求仁如求亡子而必使之復周元公之靜虛動
直程伯子之大公順應悉此道也非然者不牽蹶
於外誘必沉酣於近利愈蔽愈錮愈驚愈馳將置
其心於滌蕩無所歸宿之地而後已是尚可以爲
人乎哉然其始也起於一念之肆而究且流於濟
惡不才之甚有志於仁亟反而已是故居之欲弘
而體之欲細期之欲遠而圖之欲近廣大以致之
而精微以盡之高明以極之而中庸以道之則任
雖重而德輶可舉道雖遠而允蹈可及功不離動

靜食息之頃事不越彛倫言行之恒理常寓經典
禮樂之間用常周家國天下之施由近譬而人已
之立達可俱由公物而老少之安懷可廣由敬恕
而家邦之無怨可徵一身非小萬物非衆一息非
近萬世非遠無物我無內外渾然一也善乎曾子
之言以毅也體仁至矣而吾猶以爲未若夫子之
言仁者詳也夫子嘗嘆仁之難成矣亦謂其器重而
舉之莫能勝其道遠而行之莫能至矣至它日又
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未見其難曰有
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者則未見其

重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則又未見其遠蓋至是而後知夫子與人爲仁之意殷矣如徒以重遠示之而已也將見人之志不疑則憚憚則懈而息不幾於言難以阻人之進乎中庸語道爲行遠登高之喻而稱引兄弟妻子和樂之詩至父母之順卽此在焉亦猶書之言惇叙曰邇可遠在茲也其所繇以進於仁乎吾甥子國褒年少而有志於仁嘗謁豫章李見羅先生於榕城爲書弘毅二字詒之蓋期之矣迺猶問說於余余嘉其志恐阻於難且遠也姑就其家庭之近仁者而語之使能率弘毅之志以立顯揚之基嗜仁而不已焉則於李丈之意庶有合乎請問其要曰自收放心始收放心者養心而已矣

余年衰病困久不作文字雖強爲此說多覺未徹聊復贅之蓋弘毅二字聖門自曾子始發曾子最號魯鈍其於平時如自身三省君子三道操存真積之久故直拈此示人亦止狀仁體若是至於所以能弘能毅亦必有一段工夫俱似未及故未若夫子訓仁如言克復言敬恕皆隨其資造淺深而順導之揔期於用力最詳且切也原曾子之意只

要人體認弘毅使心志廣大堅定與此仁相爲周旋相爲終始而已亦至教也

昔程子語此爲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吾意求其人亦必如顏孟方是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詞以承三聖者是真硬脊梁漢也然顏之學惟在不遷怒不貳過有若無實若虛孟則養氣集義而已皆所以爲仁也其功循循具在是惟有志者圖之

雖孔子嘗嘆仁之難成又曰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若果以爲難成又不加好惡於其間但謬悠口耳之學日纏性靈終身汨汨將至不知此仁爲何物則孔門師徒眷眷望人之意益孤矣吾以爲仁本難成姑且圖難於易仁本道遠姑且圖遠於邇如有子所謂爲仁之本如孟子所謂親長之間精實求之則仁民愛物天下平亦卽此而推廢幾人之爲學終不至虛而無用也

近時陽明先生教人亦先以爲仁示同志其講說良知正所以入仁之竅學者若非以仁爲事則此心亦必它之如業舉猶爲本等倘無把持不沒沒

勢利便落坑塹又其高者驚於玄寂卑且溺於塵
播甚至恣睢顛倒本心日斷日喪了不知非慾海
沉淪安得抽身向岸有志之士必不其然吾少不
知學至老無成姑書此相示正如婁夫說金詎能
必信然人人自有良心爲之而已

以上數段皆就仁上講求欲與同志訂正而因疾
掃軌久無接構惟可與二三親知商之慨自應舉
制興士人從童穉卽業科是務父兄之所責望師
友之所傳習非是無爲也然亦安能脫去故雖英
杰名賢必從此進身方得行志雖習博士家言而
能志念常常向之不使有害仁者叅于吾心便可
作好人行好事異日爲一好官不難矣程伊川云
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名言哉然亦難爲
不知者道也